

# 論《會飲篇》與《心經》為死後自我消失之恐懼提供的慰藉

趙子晴  
崇基學院 藥劑學

## 序、死亡與自我消失的掙扎

人皆有死，死亡也成宗哲討論之中心；自古人類多番嘗試確立存在，卻難以確立死亡，苦難亦由此而生。死亡往往象徵終結，死後也許存有另種認知，無以辯證，暫不探討。苦難真正源於現世面對「死後存在」之不確定性，隨之而萌生的擔憂。為何人如此在意「存在」？自我消失何以令人懼怕？本文從宗教、哲學兩派別出發，循經典對「我」的詮釋及對死亡取態之對比，選擇剖析《會飲篇》與《心經》如何處理「死後會否存在」一問之兩個切入點：會否喪失「我」的代表，以及對「消失」的恐懼。

### 一、「我」死後會否喪失代表自身存在的事物？

「代表一己存在之物」的選項紛陳，兩篇經典分別為此定位，再作回應。《會飲篇》先指出「我」對美的追求與承載「我」對美德之追求者，代表自身存在。針對問題主體，「愛的階梯」裏牽涉「美的形體」及進一步的「靈魂之美」，意味「我」由靈魂、軀體兩部分構成；(210A-210C) 靈魂身陷體內，使人渴望繁殖以延續自身存在，追求好而不朽的東西。(207A) 阿啟婁捨命之行證明高尚之士盼

藉「身後榮譽」達至不朽（208D）——諸如品德等「美好事物」讓人名垂千古、事跡得以流芳百世，而後世記憶正代表一己存在。為使其更實在，凡夫力求「留下另外一個新的東西，與原來的類似」。（208B）對憑藉靈魂生育的人而言，新物繼承了對美好事物的追求。換言之，只要「我」留下自己追求美德的足跡，就能保存自身存在之代表。

《心經》首要修正「我」：先承認「我」為「色受想行識」五蘊交錯下之現象，並非獨立個體，從而打破「我」這框架，謂「空我」。作為孤立的「我」，不會喪失任何代表自身存在之事物，因孤立的「我」僅為幻象，（Yoo 93）根本不存在；若不存在，怎代表之？假使「我」獨立存在，種種事物也只是因緣聚合下形成，故沒任何固定東西可代表自己。重新定向後，《心經》指出空掉的「我」由世間一切所代表。一行禪師詮釋道：「我們每一個人都曾經是雲、鹿、鳥、魚，而且我們將繼續成為這些東西」。（150）此「我」與過去、將來一切皆有聯繫。像波浪歸於水，當「我」的靈性融入萬物，一切便代表「我」的存在，「我」死後也不會失去任何代表自身之物。

雙方論證有兩共通點。第一，兩篇經典皆承認現世不斷轉變。《會飲篇》點明此生所有、乃至知識皆「有生有滅」，（208A）知識的連綿是人類透過鑽研、追溯、連繫前後知識，不斷刷新記憶而產生之錯覺。（Young 4）《心經》則以五蘊指出世間變化之無常。另外，兩者也觸及精神層面之永恆，論證所謂「代表自身存在的事物」該從此處發掘。前者塑造「美好事物」的境界、讓品德從屬之，「我」探索品德的足跡將成為後世恆存的傳頌；後者則視「空」為萬物運行之法，流變自身一直存在，而流變中的一切正與「空我」合一。

## 二、「我」死後是否變作「無」？

死後自我消失、從有至無，彷彿無跡可尋；箇中恐懼也可解成純

粹對「無」這概念無從入手。能把握的皆為「有」，其相對之「無」，豈能知曉？《會飲篇》以理型指證沒「無」一回事。「我」掌握自身之「有」，不離感官能接收之肉身及意識。現今談「無」，為無法以感官接收之故，但並不等同該事物不存在——上文提出靈魂也構成「我」，而「我」因感知所限無法感受靈魂。真正的、永恆的「有」存於「永遠擁有」的「好的東西」，(206A)也就是理型；另外，文本形容美為「在自身上、在自身裏」而「永遠是唯一的」(211B)整體，點出理型之「有」——正如畫圓形時腦海浮現完美的圓的概念。

(Young 4) 靈魂只要依循精神層面的生育慾望，努力追尋理型之一的品德，便能得到昇華、邁向永恆之「有」，而非自我消失。

《心經》直截了當地否定「無」；在「空我」論證下，儘管事物被減少至多細微、猶如一粒塵埃，也不能化作空無。(一行禪師 151) 皆因在「空」的流變裏，看似從無到有的「誕生」實為另一「有」之延續，置身其中的「我」也不例外，故「無」不能成立。文本進一步為「死」作微調，指嚴格而言「死」也不存在：「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」，死亡意指終結，可一直存在之「空」如水流動不止，沒有開始，也就不會有盡頭。事物「不生不滅」、「不增不減」，「我」和所有事物看似呈現而消失，惟在「空」中依然不斷變動形態，不為生滅束縛。(Yoo 93) 由此可見，「我」毋須畏懼死亡與箇中的「無」，因它根本不存在；「我」將以別的方式存在、延續，為另一形態之「有」，而非消失於無蹤。

化約雙方論據，將得靈魂與微塵之前設，含形上學色彩，但此方面非本文討論重點；兩者異曲同工之處，在於重新定義「無」非「我」從有到無的單純消失，並再作梳理以除恐懼源頭。《會飲篇》之理型世界為不變之「有」，而人的靈魂渴望追求它以臻不朽，兩者有着隱約聯繫；《心經》中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印證在互即互入的概念下，事物變化歸於不息的「空」。否定「無」的理型世界與「空」同為恆久存在之「有」，是超越感知的延續。

### 三、如何跨越死後自我消失的恐懼？

經典不單停留於慰藉，更會提出具體方法協助釐清、對應恐懼。《會飲篇》指人應把繁殖的欲望導向精神層面，(206E)活出「愛」的哲理人生——以美作媒介、追憶理型並使自身的，以代表一己存在。美作為理型的特點，就是它像理型世界之裂縫，使理型滲透於感知世界。(Young 10)「愛」中有長幼，前者找到持美好靈魂之對象後，便開始憑理性分析作交流，攜手孕育不朽後代。年長的大談美德、孕育莊嚴思想，把所創之彰顯品德的論證傳予青年——交流中初始概念得以完善，增強自身與理型世界之聯繫；為後世言傳，便留下代表自身之物，免除喪失之懼。年青的則受教，逐步從形體擴充至理型層面之「美」，確立思辨能力，共同培養受教之物，(209C)也能在成長後另找美好靈魂之載體，延續自身不朽——「愛」的實踐，為無止境地奔赴不朽。

《心經》則傾向回應現狀，提出「如實觀照」——人與「空」的流變為一體，方能理解世界。若認定「我」為獨立存在的個體，生活便往往從自身角度出發，小至日常行動，大至情緒起伏、世事變遷，言行大都以「我認為」、「我覺得」作開端。一念觀照把專注從「我」轉移開，使人集中於當前所為，以客觀的角度重新探索與四周的互動狀態，並非以自我作絕對中心。發現彼此影響之連繫、參透「空」與一切其實代表自身存在，便可消卻保存「代表自身之物」一慮。悟出「萬物皆在『空』之內」道理後進而推之，也能察知所謂生死之有無，僅為流變中一表象，流變自身並沒變異，因此「無」脫離人為概念後也不會存在。如是實踐達至「圓滿理解」，便能摒棄對「死後存在」之恐懼，得「究竟涅槃」之無畏。

比較兩項提案，《會飲篇》涉個體靈魂上的交流，並暗示死亡驅使人「力求能夠永遠存在和不朽」，(207D)方法較為進取；而《心經》強調對「空」存在的覺悟，透過轉移集中力重拾與萬物之聯繫、

免卻人為畏懼。前者主動賦予死亡意義，後者依靠觀察世界，乍看之下無法相提並論；然前者之靈魂昇華、後者的「如實觀照」，皆可歸類作自我轉化——透過內在探索，把生命焦點提升至精神層面、打破既有之囿並改變自我及生死之觀，從而跨越自我消失的恐懼。

## 結語、恐懼之界限與放眼當下

執筆至此，看似尚有無數問題未解決，惟察看產生疑惑之因由，不外於無知，或無中生有之「顛倒夢想」。此時人有必要回溯至其有限性，即對死後認知的無從考究——有如蘇格拉底瞭解一己無知。兩篇經典提供慰藉的出發點有別，可終究殊途同歸，提醒人正視此刻生命及時空。以經典作嚮導釐清恐懼、帶領人尋回生存意義和方法，也許正是踏出苦難的起始。

## 徵引書目

Yoo, Dosung. *Thunderous Silence: A Formula for Ending Suffering*. Wisdom Publications, 2013.

Young, Julian. *The Death of God and the Meaning of Life*. 2nd ed., Routledge, 2014.

一行禪師，《與生命相約》，明潔、明堯譯，載《與人文對話：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讀本》。梁卓恆、葉家威、趙茉莉、劉保禧等編，第四版，上冊，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，2016，頁141-166。

柏拉圖，《柏拉圖對話集》，王太慶譯，商務印書館，2004。

\* \* \* \* \*

## 老師短評

作者以「代表自身之物」為切入點，剖析《心經》和《會飲篇》

對「我」的概念的解說，如何有助慰藉對自我消失的恐懼。文章分析細緻，行文流暢，觀點陳述有力，作者對兩篇經典的對比與整理，皆具理論視野，縱然未必能成一家之言，亦處處反映出對經典的深刻理解，實屬佳作。（梁卓恆）